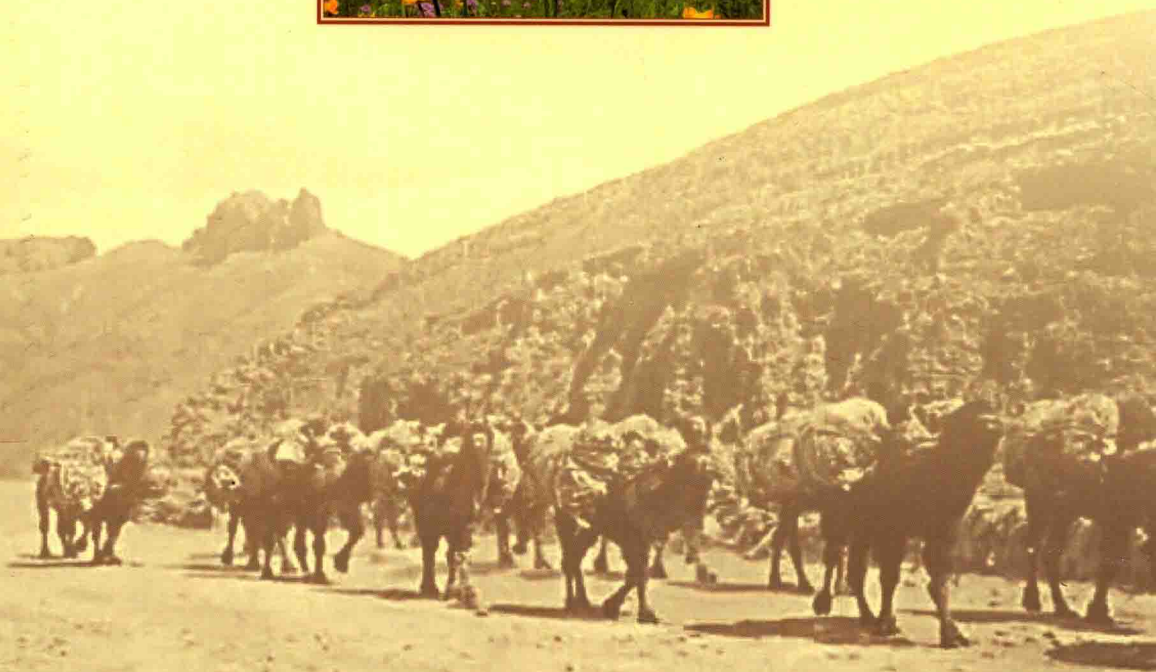


大河好山

金莲花正开

梁小明 丛俊儒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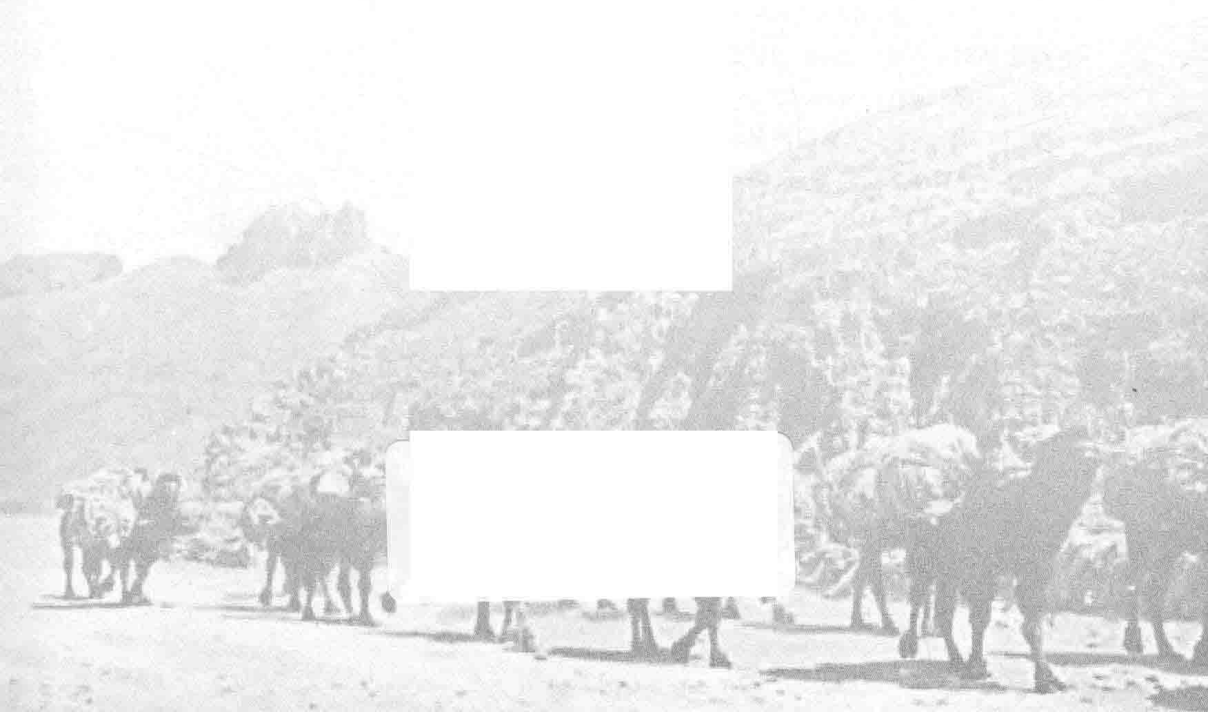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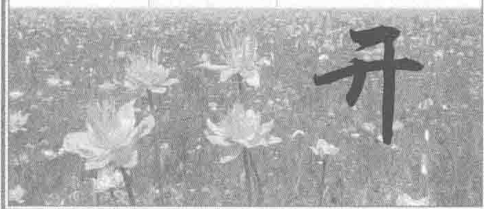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金莲花正开

梁小明 丛俊儒◎著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莲花正开 / 梁小明, 丛俊儒著. —石家庄:
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8. 11

ISBN 978-7-5511-4368-4

I. ①金… II. ①梁… ②丛… III. ①长篇小
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43622号

书 名: 金莲花正开

著 者: 梁小明 丛俊儒

责任编辑: 尹志秀

责任校对: 李 鸥

装帧设计: 王爱芹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35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23.5

字 数: 330千字

版 次: 2018年11月第1版

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4368-4

定 价: 58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特别鸣谢

察哈尔基金会给予本书出版的资助



序 一

在世人的印象和认知中，中国正北方被称为察哈尔的这片土地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原始中透着荒凉，它只能滋生出强悍和野蛮。

可人们不会想到，春风一刮，沙尘落定，便蓬蓬勃勃燃起一片又一片绿色。它们很快蔓延，从坝下直到坝上，生命的绿色向北扩张，无边无际。

到了骄阳似火的盛夏，炽热的季节，察哈尔草原开始了她最美好的时光，各种各样的野花，知名的不知名的，缀满了山岗和原野。有一种花格外醒目，她黄灿灿的，像一地金子，布满沟沟坎坎，如同草原人家饮酒的金盏，仿佛盛满热烈的酒浆，让人一饮而醉。她，就是金莲花。

金莲花有着这块土地的性格，象征着坚韧不屈、未来和希望……

北域丝绸之路，传说中的张库大道就是从金莲花草地中穿行而过。一条近千年的古商路，几许历史苍茫，几多铁汉柔情。这条路，从我家乡的村庄前穿过，是儿时幻想的草原天路，是小说里的侠客剑影，是那由相邻的古老驿站——四台蒙古营由远渐近的驼铃声。

后来，我知道，此路不凡。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、不同语言、不同信仰的人们，经此路交易着不同的货物，交流着不同的

风俗人文。路上的每一座城池和村庄，都因此而改变。人来人往，货来货往，情来情往，丝绸之路上跨国、跨地域的友好交流绵延不断。那些熙熙攘攘的集市和天南地北的行商坐贾，竟然托起大清朝六分之一的财政收入，创造了欧亚大陆上的商业奇迹，点亮着国际贸易的阿拉丁神灯。

张库大道绵延数千里，它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，而中途便经过美丽无比的金莲花草地。

张家口——这座城市因将与北京联合举办2022年冬奥会而广为人知。然而回溯到驼铃声起的年代，它还有一个蒙古语名字同样广为人知，这便是世界历史地图上有名的旱码头——卡尔干。这里因武而起，因商而兴，数百年的对外贸易，为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孕育出“尚武爱国、包容开放、重商敬业、崇文好艺”的人文精神，培树起“天道载魂、商道载物、人道载情、文道载德”的商道文化。

在这条古老的商道上，还有一支吟唱了几百年的民间二人台小调——《挂红灯》。听红火的，唱出了当年漠南蒙古地区老百姓在农历新年，家家高挂红灯、喜迎新春的美好光景；看门道的，唱出的正是张库大道上每一个来往者的魂牵梦萦，是让红灯夜夜高挂千家万户的美好梦想。张库大道，其实，终是一条寻梦之路。对梦想的追逐，永无止境，不管前路几多崎岖，都要走下去。好在，今天的路，已不再需要驼铃。但是伫立在金莲花草原上，驼铃声依稀诉说着当年往事。

走笔至此，我想起了我的父亲，一位已经远行的察哈尔原住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望。

是为序。

韩方明

2018年6月

（作者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、察哈尔学会会长）

序 二

这部长篇小说，改编自一个完整的剧本。作为两种文学表现形式，其实双方经常相互转换，互通有无。

剧本，重在人物对话和情节设计。作为观众而言，需要看的是丝丝入扣的剧情，通过演员的二次创作，让人置身于故事演进的逻辑之中，产生索要结果的兴趣。

小说，除了情节展现，还要融入民俗风情、景物描写、心理分析等等外延，读者会在阅读过程中，对作者所提供的知识进行判断，对作者的语言风格品味欣赏，尝试融入，产生“共振”。

所以从创作角度上看，小说与剧本还是有着“质”的区别。

近些年来，一种接近于剧本的小说形式开始流行。文字承载着一种镜头感，用对话去刻画人物，甚至是推动故事，而整体叙述构架还是更接近于小说。这既满足喜欢文字的读者，也满足习惯呈现画面的观众。不过，这并不是当代作家的首创。

白先勇先生讲《红楼梦》，除了大量运用诗词描写场景、表现生活状态之外，对于人物对白设计也颇为用心，甚至只看讲话内容，就能推测出这话出自谁口。可见古典小说中对人物对话的重视，这也对后人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《金莲花正开》也是这种风格的一种继承和探索。作品保留了原剧本中空间转换、对白较多等特点，又用小说的叙述手法与节奏去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
经北方草原地区通往俄国及西北欧的道路被称为“草原丝绸之路”，走驼人用骆驼、骡马等运输工具，在这条古商道上将茶叶、布匹、药材等中国特产推向国际，代代走驼人由此形成了开拓、包容、开放的特质。这种特质至今还在延续，值得让人们不遗余力地去追述，故事也正是由此徐徐展开。

关仁山

2018年6月

（作者为著名作家、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）

第一章

辽阔的察哈尔草原上碧草青青，随处可见成群的牛羊悠闲地甩着尾巴，啃食青草。起点张家口，终点库伦的大道从草原穿行而过，所谓大道不过是几条老倌牛车轧出的车辙印而已。大道若隐若现，从脚下一直延伸到天地交接的尽头，极目望去，像一条连接草原和白云的天路。

韩天赐的驼队就走在这天路上，向着白云端前行，轻风带来远方悠扬的马头琴声，与清脆的驼铃声交汇在一起，让人浑然忘掉了时间和疲惫。

这是1918年的夏天，正是察哈尔草原上最美的金莲花草地展现蓬勃生命力的季节，一朵朵宛如金盏的野花铺满沟沟渠渠。山包、土丘、淖尔、河畔，无不被金黄遮盖。有传说这片草地是孙猴子打翻了西王母的金盏神灯，坠落凡间而形成；也有传说，这片草地是大辽萧太后特意命契丹臣民撒籽播种。就在不远处，有一处遗迹，传说那是萧太后的“梳妆楼”。

此时的张库大道上，“跑草地”的运输营生还是以骆驼与老倌牛车为主，一支支驼队、车队穿梭于关内关外，一路躲风避雨，还要防范土匪的偷袭和官爷的盘剥，着实辛苦。不过这一切在鼎兆通少东家韩天赐看来，金莲花草地的自然美与寒风冷雨的磨砺更让自个儿感觉舒坦，反倒是受不了窝在宅子里吃茶看戏那份闲适。

脚下这片察哈尔草原，韩天赐已经走过五个来回。但每次经过这里，他还是忍不住会勾起心底的悲伤和愤怒，今天同样如此。随行的张二愣和众驼夫都知道他的心事，便都一起小心地不敢作声，只默默赶路，生怕惹

起他的难过。

然而平静还是很快被打破了，几声枪响骤然从前方传来。

韩天赐从悲伤中回过神来，皱眉向前眺望过去，只见远处已有烟尘升腾弥散开来，一辆马车腾云驾雾一般向着驼队的方向飞驰过来。

眨眼工夫，那马车就已离得近了，马车后远远地还有十几名持枪的蒙古飞骑紧紧追赶。随着几声枪响，护在马车周围的几名劲装蒙古汉子接连从马上跌落。紧靠在马车左侧有一名头裹红巾、身骑白马的汉族装扮的女子，她头上的红巾十分飘逸，格外显眼。但见她策马狂奔之中，仍然矫健地弯弓搭箭向身后连发，一气呵成，追赶在前面的人接连中箭落马。

隶属于商号鼎兆通的驼夫们都是常年往返在草地上，大大小小的阵仗见过无数，所以这时也并不如何惊慌。众人牵引着骆驼闪出一条通道，然后各自抓枪在手，只等着韩天赐的命令。但见那马车跑到驼队前二三十米处便已轰然翻倒，骏马前蹄伏跪在地上已爬不起来，显然已筋疲力尽，同时一名衣着华丽的蒙古女子从车厢内翻滚出来，一直滚到天赐身前不远处才停住，一动不动，不知生死。紧接着几声枪响，那头裹红巾的女子也从马上坠下，却是麻利地几个翻身就站了起来，肩膀上却是一片殷红。

韩天赐皱眉下马，过去抱起那名蒙古女子察看她的情况，这时那红巾女子也顾不上理会自己的肩伤，飞奔过来拱手行礼：“这位公子，您要能帮帮乌云格格，将来必有重谢！”

韩天赐瞥了她一眼，又朝身后的随从张二愣一摆手：“二愣，拿药来！”

张二愣犹豫了一下：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二少爷，草原上的事咱们还是少掺和的好……”

韩天赐瞪了他一眼，又大声道：“拿药来！”

张二愣很不情愿地从怀中掏出药瓶，递到天赐手中。天赐从中倒出两粒药丸，塞进格格口中，又拿水囊给她灌了口水，帮她服下药丸。红巾女子这才长出了一口气，随后从身上扯下一块衣襟，简单地绑在受伤的肩膀处。

二愣望着远处渐渐逼近的蒙古飞骑，忍不住再次催促道：“少爷，药也用了，好人也做了，咱还是赶快上路吧。”

红巾女子也皱眉望去，犹豫地说道：“公子，您好事做到底，借我们

一匹马吧，将来我们一定……”

天赐打断她道：“姑娘，我们并不贪图什么谢礼，扶危救困也是我辈的本分。不过，以这位格格的情况，给你们匹马，你们也跑不掉的。”

红巾女子望着已经追到不足百米的众蒙古铁骑，知道天赐这话不假，于是叹了口气，道：“看来天命如此了，公子你们还是快上路吧，不要再连累了你们。”

天赐有些意外地看向她，略一沉吟，问道：“姑娘，能说一下是咋回事吗？”

红巾女子指了一下昏迷中的蒙古格格，道：“这位乌云格格本来是要远嫁到哲里木盟的王公家，结果半路突然遭到土谢图旗人马的袭击，我家的驼队正好经过遇上，我就救了她，一路南逃。”

“那你是……”

“我叫严凤芝，只是个走驼的，不过和格格也算是旧识。”

严凤芝说得轻描淡写，天赐心中却暗生钦佩。两个人说话间，那十几骑蒙古骑兵已奔至身前处停住，为首一位骑着高头大马、衣着华贵的年轻蒙古王公大咧咧地扫了驼队一眼，不耐烦地喝道：“干什么的，都给我滚开！”

天赐看着他微微一笑，随即下令道：“端枪！”

听到号令，众驼夫一起举枪瞄向对面的骑兵。严凤芝不由得惊讶地看向天赐，他身旁的二愣急忙凑到天赐耳旁小声道：“二少爷，可使不得啊，咱还得过土谢图旗呢。”

天赐瞪了他一眼，嘲笑道：“二愣啊二愣，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！”

眼见天赐和身旁人谈笑风生，视自己如无物，那名一向骄横跋扈的年轻蒙古王公气得肺都要炸了，大声吼道：“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土谢图旗的三王子——图罕！”

天赐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可这里是察哈尔草原，容不得你们这些王公撒野！”

图罕万没料到有人敢这样跟自己说话，勃然大怒，掏枪就要动手，可枪刚掏出枪套，就听一声枪响，他手中的枪已坠地，手腕处渗出鲜血。韩

天赐冷冷地看着他，手中的枪口冒出一股青烟。

图罕又惊又恼，捂着右手伤处愤怒地瞪着韩天赐，身后众蒙古骑兵也都慌了神色，可看着众驼夫指向他们的枪口，一时间也都不知如何是好。图罕虽然鲁莽，也知道现在己方处于劣势，他瞪着韩天赐恨恨说道：“我刚才说过我是谁了！”

“我听到了。”

“好，你们要是胆敢进入我土谢图旗境内，一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天赐冷笑道：“走库伦的人早就是九死一生，死又有何惧？！”

图罕捂着受伤的手腕，恨恨地又瞪了天赐一眼，这才掉转马头，纵马而去。众蒙古骑兵也都跟着掉头离去，只片刻工夫便都消失在茫茫草原中。

危险过去，韩天赐舒了口气，摆手示意众驼夫收枪休整。回头看到严凤芝已经把乌云格格抱在怀中，轻轻拍打着她的脸，并呼唤着她的名字。一旁的二愣忍不住叫苦道：“二少爷，你这……这下咱还咋去库伦啊？”

天赐也不理他，转身来到严凤芝身边，只见乌云格格已经渐渐苏醒，迷茫地看着周遭，问道：“道尔吉呢？”

严凤芝撇撇嘴，道：“道尔吉早就跑啦，是这位公子救了你。”抬手指了指天赐，又向天赐解释道，“道尔吉就是要娶她的那个哲里木盟贵族。”

乌云格格感激地看着韩天赐，并用汉语向他道谢。天赐客气了两句，又问道：“格格，你是继续往东去哲里木盟还是回自家王府？”

乌云格格勉强撑起身体，哭道：“道尔吉这个胆小鬼，我不要嫁给他，我要回阿嘎尔旗，面见父王，给我报仇。”

天赐颇为意外，道：“格格原来是敖王爷的千金，那我就让人送格格回阿嘎尔旗。麻大，你带五个人送格格回王府，后天我们在格木敖包会合。”

叫麻大的精壮驼夫领着五个弟兄走出了驼队，乌云格格忙道：“不用了，你借我一匹马，我自己能走。”

天赐微笑道：“格格不必客气，当年阿嘎尔旗也有恩于我们鼎兆通，这时候也应该报还才是。”

鼎兆通是张家口数一数二的大商号，在整个草原上名气都很响亮。严凤芝在一旁听到韩天赐的说辞，不由得惊讶地看了他一眼。乌云格格也惊奇地问道：“原来你们是鼎兆通的？”

二愣抢着回答道：“这就是我们鼎兆通的二少爷韩天赐。”

乌云格格有些歉疚地道：“那你们是要去库伦吧？韩大哥，你为我得罪了土谢图旗的三王子，恐怕去库伦的路上……”

天赐豪爽地笑道：“不怕，鼎兆通的招牌不是那么容易被吓倒的。格格还是赶紧上马吧！天黑前应该还能赶回王府。”

已立在旁边的麻大把马缰绳递了过来，乌云格格接过，她迟疑了一下，从衣襟上摘下一块马头形玉佩递向韩天赐。韩天赐忙推辞道：“不，我不能收。格格，我救你并不是为了回报。”

乌云格格笑道：“我知道，这是我……就是想让你拿上，也不是为了谢恩。”说完翻身上马，又道，“韩大哥，返回的时候请到阿嘎尔旗做客，乌云期待着敬你一杯奶酒。还有严姑娘，你也一定要来，你们都是好人，莲花生大师一定会保佑你们的！”

眼见乌云格格和麻大几人已乘马走远，天赐和严凤芝相视一笑，一时都有些尴尬，不知说什么好。严凤芝正准备开口道别，韩天赐却突然道：“严姑娘，跟我来一下。”

严凤芝有些诧异，随着他走到一匹高大的骆驼后面，天赐又命令二愣和众驼夫都背过身去，这才对严凤芝道：“你把衣服脱了，我给你上药。”

严凤芝瞬间羞红了脸，略显扭捏地道：“不用了，我没事儿。”

天赐皱眉命令道：“露出伤口就行。”说着撕下一块衣襟，将自己的双眼蒙上。

严凤芝不由得感激地笑笑，接着褪下外衣，露出鲜血染红的亵衣，用力将伤口处撕开，然后小声说：“好啦。”

天赐转身给严凤芝裸露的肩头上药，严凤芝却突然伸手将韩天赐蒙着双眼的布条撕下。天赐大吃一惊，只见严凤芝裸露的肩头殷红一片，亵衣下露出雪白的肌肤。

错愕间，只听得严凤芝说道：“走草地的人不分男女，绑着眼上药

算啥？”

天赐脸上微微一红，随即收敛心神，仔细帮她上药。

风吹草低，云卷云舒，草原上很快恢复了一贯的平静，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休整了片刻过后，驼队准备启程，严凤芝从远处快步跑回来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将手中一个用野花野草编成的花环递给了天赐。

只见那花环上很多细碎的小花，花瓣不过手指甲大小，但金黄灿烂，明媚娇艳，天赐看着有些发怔，半晌才开口问道：“这些是金莲花吧？”

“是啊，草原上就是这种野花最多。”看到天赐神情古怪，严凤芝也略感失落，“我也就是随便编着玩的，你不喜欢就算了。”

严凤芝说着想要拿回花环，但天赐却先套在了自己脖子上，又道：“你也喜欢金莲花？”

严凤芝淡淡一笑，道：“说不上喜欢不喜欢吧，我就是觉得它活得很自在，不怕风雨，啥都不怕，只要有点雨水，它就可以静静地开放。”

天赐看着严凤芝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谢谢你了。”说完过去翻身上马，带领驼队开始前行。严凤芝诧异地看向旁边的二愣，问道：“你们二少爷怎么了？”

张二愣撇撇嘴，回道：“严姑娘你不知道，二少爷小时候收到的第一个礼物，就是二爷从草原上带回来的这样的花环。”

“哦……”严凤芝仍然不解，“那又怎么……”

二愣继续道：“可也就是那一年，二爷就在草原上遇害了。”

二愣说完也骑马跟上驼队，严凤芝怔了片刻，才匆匆跟了过去。

南去草原百里的张家口大境门外，正沟街皮市上，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街市着实繁华红火，似乎可以让人忘却时世的动荡、纷乱。

大境门是张家口长城区域内久负盛名的关隘，此处虽说为关，却不像其他关口那样人烟稀少。相反，自清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，关外八旗清兵应召在此处入关，平定“三藩”之后，此地就有了长达百余年的安定。此处因地接张库古商道，从而逐渐形成茶叶、牲口、皮毛聚集交易的北方著名旱码头。中国的汉族、蒙古族、藏族、满族和俄国、欧洲的各地商

人，在此汇集，每天开市，宛若一个国际交易会一般。

“大爷您上眼，咱这皮子，形整，毛儿亮，穿身上抵风寒，又气派。您要是有心买，咱就好好论个价……”这会儿正是交易热闹的时候，街两侧做皮毛生意的小伙计卖力招呼着各路客商，路边的澡堂子、大饭店也都纷纷招揽来往人群。小吃摊前的嘎渣饼，泛着金黄的油脂，勾引人的食欲；怀安豆腐皮的香味，夹杂着柴沟堡熏肉的氤氲香味，弥漫着整条街道，只想让人割点肉，整点小菜，整上两盅。在皮市南缘，靠近大境门处是一家敞篷的茶店，来往的客商在此喝茶、谈生意，小小的茶店坐了个满满当当。

此刻，一名身穿劲装的精壮汉子缓步走进这家茶店，环顾四周后，随便拉过一张凳子坐下。

这汉子名叫侯三俊，绰号侯三胖子，乃是张家口堡南缘严家堡的一名驼夫。就在他坐下后不久，一名客商汗流浹背地追了进来，边走边抹着脸上的汗。

客商在侯三胖子身边坐下，喘息着说道：“你跑啥啊，我不是说有的商量嘛。”

侯三胖子微微冷笑道：“商量啥？你要是怀疑我的货来路不正，那就啥都不用说了！”客商急道：“不是我怀疑，而是鼎兆通的三七茶砖都是走库伦的，这市面上怎么会有？”

侯三胖子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别扯，要还是不要，要就赶紧给钱，不要就拉倒！”

客商忙道：“要啊，当然要，我就是多问了两句，你咋还就急了昵！”说着，客商把手伸进侯三胖子的袖筒，询问道，“我给你这个价怎么样？”侯三胖子连连摇头，道：“这点钱还不够爷的脚儿钱呢，起码这个数。”客商皱眉说：“这个数，不能再多了。”侯三胖子寸步不让，道：“这个数，不能再少了。”客商犹豫了一下，点头道：“行，不过我得再问一句，这茶砖真是韩家的？”侯三胖子不耐烦地抽出手，道：“你要是再说，爷可就不卖给你了，这么好的货，张家口可不止你一个买家吧？”客商吓得连连摆手道：“不提了，一切都听你的，这货我不走库

伦，我直接走关东！”说完赶忙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递了过去。

侯三胖子乐呵呵地收起了银票，笑道：“行了，晚上你找人去拉货。”客商听罢，喜滋滋地走出了茶店。

也就是前后脚的工夫，一个肤色黝黑的小青年也进了茶店，在侯三胖子身边坐下，小声问道：“三哥，谈妥了？”侯三胖子伸出三根手指头在青年眼前一晃，得意道：“谈妥了，这个数。”小青年一愣，惊道：“三百！”

侯三胖子伸手欲打，小心地环顾西周，小声道：“黑小，你他娘的小声点。快说，宣化那边怎么样？”

黑小吐吐舌头，得意地说：“也卖了好几箱。”说完，掏出张银票递给侯三胖子。侯三胖子仔细看了一下银票的金额，狠拍了下黑小的肩膀笑道：“行啊，你个黑小还真是个人才！走，三哥请你去大三元吃烤羊腿。”两个人说完相互看着哈哈大笑，笑声渐渐被大境门外的喧嚣所掩盖。

太阳升起，察哈尔草原南缘的崇德寺笼罩在晨晖中，泛着金光。这是由几座藏汉结合的建筑组成的寺院，始建于清崇德年间，是藏传佛教在察哈尔草原唯一一座召庙。

史料记载，清崇德二年（1637年），蒙古各部臣服于清廷，共同决定进朝廷白马八匹、白驼一匹，以表归顺臣服。这“九白之贡”便会定期在崇德寺周围遴选，并由官兵护送入京。每年遣使时节，各部会在寺庙周围落账、骑射、围猎，蒙藏高僧云集，甚至远在库伦、布里亚特、卡尔梅克和图拉等地的蒙古王公，也会遣使来此共襄盛举。久而久之，此处在当地人心中，成为代表着祥和与安宁的圣地。

此时崇德寺里，年逾六十的察罕活佛正坐在铺着藏式氍毹的土炕上，手里捻着佛珠，与一名白发银髯的老者交谈。这个老者年约七十，正是鼎兆通商号的掌舵人韩兆通。他与察罕活佛乃是几十年的好友，此次来到崇德寺，是来找这位方外好友排解心中的迷惑。

韩兆通忧心忡忡地问道：“仁波切（对活佛的尊称），现在外蒙的形势不乐观呀！如果北洋当局真的对外蒙用兵，那恐怕整个察哈尔草

原……”察罕活佛接口道：“一切都有定数，俄国革命让北洋当局看到了实控外蒙的机会，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。”

韩兆通叹了口气道：“不瞒活佛说，前两天北京当局来找我了，让鼎兆通以北洋当局的名义借款给外蒙的几个王爷，仁波切，您看这事儿能做吗？”察罕活佛问道：“你应下了吗？”

韩兆通面上露出了羞惭之色，叹气道：“他们软硬兼施，我，只好答应了。”活佛闭目沉思，手中不停捻转着佛珠，良久才开口道：“如果不开战火那是好事儿，如果战火一开，恐怕鼎兆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。”韩兆通不无担忧地说道：“唉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现在，我已经是骑虎难下了。”活佛突然接口道：“你还不赞成天旭现在坐床？”韩兆通道：“我就是担心天旭他娘。唉，关于天旭是崇德寺转世灵童之事，仁波切还是暂时保密的好！”

崇德寺的钟声缓缓响起，暂时打破了两个人尴尬的谈话。韩兆通赶忙岔开话题道：“我心意已定，将鼎兆通交给天赐打理。”活佛道：“天赐当然是不错的人选，只怕……”韩兆通忙问道：“仁波切是担心我那长子韩振雄不答应？”活佛言道：“命数就是这样……”

韩兆通道：“天赐打一出生就没了娘，他爹又早早在浑善达克惨死于土匪的枪下。这事想起来我就心痛！天赐尽管吃喝不愁，却也成了没爹没娘的可怜孩子。所幸这些年他不负我望，十几岁就开始跟随驼队走草原穿沙地，几年下来练就了一身的本领。论威信，在本族远超他的大伯韩振雄和他的大哥韩天恩。我早已经在两年前就放出话，将来的鼎兆通就由天赐来接班。”

二人正交谈着，门外忽然响起了敲门声。一名身穿喇嘛服饰的堪布走了进来，躬身向活佛和韩兆通行礼，然后对韩兆通道：“韩老施主，贵府的管家有事求见。”

韩兆通一怔，疑惑道：“在外面？”他见堪布点头，忙起身向活佛行礼。活佛略一颌首，韩兆通就和堪布走了出去。一阵山风袭来，吹得墙上的唐卡哗啦啦乱响，活佛抬头看着墙上纷飞的唐卡，表情很是凝重。

在崇德寺的廊道间，韩兆通见到了管家张福，忙问道：“啥事儿？咋